

棋坛巨无霸

林峰 朱卫庆

卡斯帕罗夫



a s p a r o v

上海文化出版社



林 峰 朱卫庆

卡斯帕罗夫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昂

封面设计：周志武

棋坛巨无霸卡斯帕罗夫

林 峰 朱卫庆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 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81,000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511-731-4/G·188

定价：18.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纹枰起步.....	1
第二章	阿廖欣和鲍特维尼克的传人.....	5
第三章	“希望号”之船	12
第四章	初学者和老手	20
第五章	鲍特维尼克的棋校	31
第六章	通向大师之途	44
第七章	明斯克的纪录	66
第八章	第 13 位世界冠军.....	80
第九章	不朽的古典律	89
第十章	棋王之战	99
第十一章	开局战略的奥秘.....	124
第十二章	取胜艺术.....	162
第十三章	卡斯帕罗夫的棋作精华.....	206
第十四章	莫斯科首次争霸战.....	250
第十五章	莫斯科棋王重开仗.....	272
第十六章	回敬赛.....	287
第十七章	塞维利亚交锋.....	324
第十八章	纽约里昂对垒.....	351
第十九章	职业国际棋协世界冠军.....	403
第二十章	棋坛巨无霸.....	421
第二十一章	职业国际棋协世界冠军卫冕战.....	432

第二十二章 “人脑”战胜“电脑”能维持否·····	446
附 录 开局索引·····	449
后 记·····	451

第一章 纹枰起步

位于外高加索东部,东临黑海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高山纵横,资源丰富。首都巴库不仅是石油名城,也是历史名城:希尔万宫、少女宫、瑟内克卡拉清真寺和伊洛夫石堡等是国内外游客必去的古迹。近年来,巴库在世界上驰名,还因为它是棋坛巨无霸、现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诞生地。

加里·卡斯帕罗夫于1963年4月13日出生。他的双亲毕业于巴库一所大学的无线电电子系,父亲基姆·莫依谢维奇·瓦因斯坦是位犹太血统的教师,母亲克拉拉·莎根诺夫娜是亚美尼亚人,职业工程师,伉俪俩在共同的专业上各有所成。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研究国际象棋,工作之余,两人常在家摆开战局,在64格黑白相间的棋盘上,摆弄着32个立体棋子,或对弈,或研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在双亲的启蒙教育下,加里很小就迷恋上了国际象棋。

卡斯帕罗夫在幼年时,就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智力。3岁时,他学会了读书、数数。5岁时,他已能进行带小数点的加法运算,更有甚者,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在地球仪上向人指划出麦哲伦航线。这一年,他还学会了下国际象棋。

父母亲原先想引导儿子学习音乐,因为小加里对旋律和节奏很是敏感。然而,生活中的一件“琐事”使望子成龙的父母改变了主意。

那是1969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小加里刚吃了6岁生日蛋糕后未有多久,一家三口围着饭桌用餐,其乐融融。突然,儿子放下筷

子，抬头对母亲说道：“妈妈，昨天那局棋，你应当这样走……”双亲相互对视，先是吃惊，然后欣喜。

“就这样定了，让加里学棋吧！加里确有音乐天赋，但他弈棋的天赋也许更高。重要的是国际象棋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

家境并不富裕而精神很是充实的这对知识分子出于对儿子的爱心和殷望，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上述决定。世界上最耀眼的棋星就此迈出了漫长的棋艺生涯的第一步。

于是，酷爱国际象棋的外祖父把6岁多一点的小加里送到了巴库少年宫国际象棋班。当时，在该班执教的是曾获巴库国际象棋冠军的年轻教练奥列格·普尼沃罗茨基。这位“孩子王”因其事业心强且循循善诱，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奥列格的训练既注重循序渐进的系统性，也注重生机盎然的趣味性。小朋友们除了正规比赛外，还常常进行棋题赛和快棋赛。卡斯帕罗夫棋感好，他那善于计算和思路敏捷等特点在快棋赛中最易展示，早年那些屡战屡胜的凯旋纪录给他留下了长久的美好回忆。然而，此时的加里，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尚未立志当一名驰骋棋坛的高手，他一心向往的是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军医。

是谁最早发现卡斯帕罗夫不同凡响的棋艺才华呢？棋界人士和棋迷中鲜有人知。他就是巴库的非克·哈萨洛夫。下面是哈萨洛夫的回忆：

“我初次见加里是1970年在巴库少年宫，这位7岁孩童异乎寻常的棋风当时便吸引了我。几年之后，我介绍他参加传统的5月快棋赛，他小小年龄居然进入了决赛，并把许多候补大师抛在后面。赛后我在《巴库晚报》上发表了关于卡斯帕罗夫的首篇文章，题为《一名决赛的闯入者》。

“同年秋天，巴库举行全苏冠军赛，我想向前世界冠军塔尔举荐卡斯帕罗夫。塔尔的回答是：他每到一地，总是有人要让‘天才棋童’与他见面，可接触下来却都与介绍的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塔尔后来还是与加里会了面，一见之下，前世界冠军高度赞赏了加里的棋才。

“1974年在阿拉木图的斯巴达克斯学校举行的比赛中，最年轻的参赛者卡斯帕罗夫的棋艺才华再次得到展示。连续比赛使加里甚是兴奋，为能让其及时消除疲劳，教练命令他夜间躺上床后不准再摸棋。躺在床上的加里不经意地听到两位教练的谈话，他们正为寻求一局封棋的最好解着而在棋盘上争论不休。加里并未看棋盘，却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告诉教练们应该走哪一步棋。两位教练面面相觑，真的，唯有这步棋将决定对局的命运，真是奇迹……

“我发现了卡斯帕罗夫，这可以说是对国际象棋世界的贡献。卡斯帕罗夫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当他以少年年龄获全苏青年冠军时，他赠送了一本书给我，书上他以粗犷的儿童体亲笔书写‘赠给菲克·哈萨洛夫，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卡斯帕罗夫的第二位教练是阿·尼基丁，一名出色的棋手，更是一名卓越的理论家，他在卡斯帕罗夫的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两人的师生（先是教练员与运动员，后来是助手与棋手）关系一直维持到尼基丁逝世。

1973年，年仅10岁的卡斯帕罗夫参加了全苏青年冠军赛，出人意料地进了决赛。在决赛中，这位一级棋手同几位候补大师对阵，竟然保持不败，使新闻界为之震动。

这时，苏联国际象棋学派最杰出的代表鲍特维尼克来赛场观战，他本独具慧眼，又经尼基丁的保荐，欣然选中了卡斯帕罗夫作为鲍特维尼克国际象棋学校的入室弟子。

棋坛泰斗鲍特维尼克曾提出棋艺上成才的4个要素，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天才加上培养，卡斯帕罗夫得天独厚，占尽先机，前程之辉煌也就不言而喻了。

卡斯帕罗夫在少儿时代，既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棋童，又是一位优等生。他们门功课都成绩优秀，其中又以数学最佳。1974年，11岁的加里在接受《苏联体育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里给我最大快乐的功课是数学，是尼娜·阿尔奇也芙娜使得数学如此有趣，习题的吸引力就像惊险小说一样。我参加了共和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并获得了第3名。”

学生时代,卡斯帕罗夫就非常喜欢体育。上小学二年级时,他学棋的同时也学游泳。游泳教练感觉到他挺有培养前途。这位教练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加里,你总是间隔一次来参加训练,这可不行了。你自己挑选吧,游泳,还是下棋?”考虑结果,卡斯帕罗夫忍痛割爱,放弃了游泳训练,业余时间都集中用在国际象棋上了。由于卡斯帕罗夫从小锻炼身体,喜好体育活动,所以他不仅健康,而且体魄强壮,而这正是鲍特维尼克所提出的四要素之一。至于另两个要素:棋艺天赋和坚强的性格,似乎更是加里与生俱来的。

在八年级之前,卡斯帕罗夫虽然以浓厚的兴趣和自觉性投入系统的棋艺训练,但他毕竟是学生,仍须以学业与功课为主。中学毕业,卡斯帕罗夫获得巴库 151 中学特设的金质奖章。数学老师一直期望他毕业后报考物理数学系,但是,卡斯帕罗夫已选定了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攀上世界棋坛的顶峰。

这是一条艰难困苦的路,多少英才耗费一辈子心血亦未能如愿以偿。然而,卡斯帕罗夫却幸运地登上了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山的峰巅,而且创下了最小年龄的历史纪录。当然,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天才的卡斯帕罗夫,同样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常人不能体会的艰辛。

第二章 阿廖欣和鲍特维尼克 的传人

在国际象棋史上,很少有人达到加里·卡斯帕罗夫那样的成就。他9岁成为一级棋手,12岁成为候补大师,15岁晋升大师,17岁被授予特级大师称号,18岁夺得国际象棋王国——苏联冠军,20岁成为世界冠军最有力的挑战者;至22岁,更一蹴而就,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世界冠军。

1975年,卡斯帕罗夫12岁时,他的父亲基姆·莫依谢维奇·瓦因斯坦染病身亡。这个不幸事件对加里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位倔强的小男孩在痛不欲生之后,变得益发志坚如钢了。是父亲教会了他下棋,他对棋的钻研更加深沉了。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巴库外国语学院深造。1986年,他作为世界冠军,在与前世界冠军阿那托里·卡尔波夫回敬赛重逢前夕,刚好大学毕业,时年23岁。

“有人认为,棋手有一个数学家的脑袋。我却不以为然。”卡斯帕罗夫说,“为了下好国际象棋,我还培养了对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这些学科的兴趣。它们与国际象棋一样使我迷恋不已。”

无独有偶,卡斯帕罗夫的这番话与棋史上第4位世界冠军亚历山大·阿廖欣所说的话惊人地相似。阿廖欣曾在索波恩大学得过法律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俄罗斯籍的世界冠军。

卡斯帕罗夫的成就是如此令人瞩目,只要在联赛或对抗赛中有卡斯帕罗夫出场,他的棋迷们就会从世界各国纷纷涌来观战。棋迷们之所以对他如此仰慕,其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看重他对棋弈的严肃态度,那份始终一贯追求新意的执著以及他那驰骋天地、魂

丽雄奇的想象力和滔滔不绝如飞泉喷涌的创造才华。

“仅从对局的结果来评价一局棋，是不够的。”卡斯帕罗夫写道，“传统的习惯语诸如‘胜、负、和’，甚至再添加上一连串音节响亮的修饰词，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对局的内在涵义。‘胜、负、和’即使用来陈述对局的竞技意义也还嫌苍白，又怎么能够对处于白热化紧张格斗中的对弈双方在棋局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予以估价呢？”

“有许多对局，若从纯数学的角度来判断，定然会一无所获。但至少有一件工具可以借助，那就是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善譬巧喻和恰当的描述性文字，使我们有可能撩起那块神秘的面纱，窥见沉浸于黑白大战之中的那两颗脑袋中的秘密。”

好一个新颖的观点。读者诸君，在本书中，我们也要尝试“撩起那神秘面纱的一角”，将这位来自巴库的年轻特级大师如同万花筒般千变万幻、令人怦然心动的创造性才智，揭示给你们看——他的获胜秘诀、他的开局观以及他那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在中残局阶段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前世界冠军吉格尔·彼得罗辛有一次曾谈到卡斯帕罗夫创造性品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个伟大的棋手，最显著的才能是他能够汲取每一种新鲜的养份并化作自己的血肉。上帝宠爱加里，他被赋予了这种宝贵的品质。”

毋庸置疑，加里·卡斯帕罗夫是个天才，一个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英才。但他所以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战果，并非仅仅得力于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只有人自己，才是驾驭自己才能的真正主人，只有当他严于律己、敢于自我批判且不知疲倦地工作时，智慧的蓓蕾方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国际象棋使你的综合分析能力得到发展。”卡斯帕罗夫说，“自我完善以及导向精通这个古老竞技项目的方法使我们找到了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捷径，并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

卡斯帕罗夫具有敏锐的直觉，对此人们常常提及，这使他得以在复杂微妙的大量变着中寻到走出地下迷宫的通路。然而，我们

决不能天真地以为，只要有了这种特异功能，便会像《天方夜谭》中的著名神灯一样，只要轻轻一拭，巨人便会唤之即出；而伏案苦读，通过实战来加深对战略战术的理解，都将退而居次。

直觉和感知并不是互为对立的因素。理论研习和对局实践，决不可有一日荒废；只有这样，才能集腋成裘，使棋手加强直觉能力，去对付艰苦的联赛考验，预见到棋局发展的未来，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中对存在的机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有些局面，”卡斯帕罗夫写道，“就像一片黑色的泥沼地；一脚踏空就完了。但凭直觉，你感到定会有一条唯一的安全通道，它就在这里，离你不远的某一个地方。于是你取来一根不易折断的木棍，这里那里戳戳探探沼泽地的深度。这实际上已是在运用计算了。正是通过这种测算，使你到达了一个可行局面的安全位置。换言之，直觉帮助你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此，我们将开始对开局阶段的一些问题作一番讨论。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局总得从第一步开始，就像歌剧的序幕。

这里，对具体的开局体系和变例，我们不想饶舌，我们的焦点将集中在这第13位世界冠军对开局理论一般原则问题所持的态度——加里·卡斯帕罗夫对国际象棋开局理论为何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在开局理论的实践运用中，他不断推出新变例，有如行云流水，源源不断。

在常人看来，关于开局，前人的著述甚丰，似乎已难以翻出“花头”。果真如此吗？难道在这儿真的没有一处“空白”可以填补、没有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供你耕耘、没有一丝可能从旧谱中奏出新的乐章？

“不，有！”卡斯帕罗夫断然作答。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卡斯帕罗夫就懂得，许多由专家人士作出的定评，其依据无非是当时的对局结果或联赛成绩，变例的价值应是相对的，已有的结论可听但不必轻信。开局体系中是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变例，可是谁能预料它们今后不起变化、在未来的两军激战中的新的战术和计划不

冒出来、并以出人意外的结果和从未见过的局面而激动人心?!

俄罗斯国际象棋学派的创始人米哈依尔·奇戈林在多年前写道：“几乎每一个开局，我们都可发现价值可与‘定型变例’媲美的‘陌生着法’。一个实力强劲且有比赛经验的棋手如能成功地走出这种‘陌生着法’，将是一个战术组合的起点。”请注意“起点”这个词，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战略战术观念的闪现和破解局面方案的出台。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如下另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棋弈爱好者感慨地说，他们的棋力所以能有所长进，全靠手中的几本开局指南，若没有它们“指点迷津”，“自我完善”从何说起！然而，真是如此吗？

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接受。毫无疑问，棋书固然有用，但决非国际象棋艺术的“根基”……杰出大师们的对局集应该给读者们提供有用的教益。这些对局加上必要的评注后，将帮助我们深刻地领悟到开局阶段子力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对中残局协调组织子力的原则有一个清晰认识。

对这些对局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摸清双方棋手的战略战术意图或方案。但我们在实践中，却不必亦步亦趋，拾人牙慧；必须学会批判，去大胆怀疑，以自己的感觉、心智、判断去作出结论。

杰出大师的棋局为我们的“自我修炼”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使我们得以领略失败和胜利背后的棋手心理。我们希望，这本关于卡斯帕罗夫棋弈生涯的书，能对读者的“自我教育”起到切实的帮助，藉此不仅了解到卡斯帕罗夫是怎样下棋的，同时还获得对现代弈林“良莠”辨别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卡斯帕罗夫在走上棋弈道路时，把亚历山大·阿廖欣这位第一个俄罗斯籍世界冠军的一本对局集当作了他的基础教材。

卡斯帕罗夫在1990年搜寻自己棋艺生涯轨迹的发言中，曾作过如下回忆：

“我家原来没有国际象棋读物，我得到的第一本书是马也杰里

斯,一位苏联老作者写的入门书。第二本是两位理论大师帕诺夫和埃斯特林合著的关于开局的书。我父亲替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世界冠军挑战者布龙斯坦著的《开局 200 例》。此后我有了更多的棋书并逐本进行研究。我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我不能肯定地确认这第一批读物的质量。但是我乐意从中获得国际象棋信息。我仅仅是阅读这些书,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当我 9 岁时,我得到了菲舍尔著的《我难忘的 60 局》,那是我的一位亲戚作为礼物送的,在这本俄文版的书上他的题词是:‘你必须成为世界冠军’。那时是 1972 年,正值美国棋手菲舍尔战胜苏联斯帕斯基、夺走苏联垄断 24 年的世界冠军桂冠,我才 9 岁,而我‘必须成为世界冠军’(笑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它两本书是黑色封面的俄文系列专集中的两卷,即菲舍尔和拉尔辛这两卷。布龙斯坦作的 1953 年苏黎世候选人循环赛的对局评注,我也十分喜爱。另有一本书更值得一提,即阿廖欣著的《我的 300 个最佳对局》,他讲棋简洁明了,而且其风格与我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本书给予我非常强烈的影响”。

当涉及是否研究国际象棋先驱们的对局时,卡斯帕罗夫说:

“是的,举例来说,我看过被称为第一位世界冠军斯坦尼茨的继承人塔拉什所著的那本《国际象棋 300 局》,而且我非常喜爱这本书,这是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强手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塔拉什和尼姆佐维奇之间的论战。当然,双方都是教条主义者。两个人中,我比较倾向于塔拉什。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是正确的。也许我欣赏塔拉什是因为我喜好中心孤兵(笑声),谁知道呢?我感到这些争论非常有力。我爱阅读关于过去的大师们的故事,但是,至于他们的对局嘛,你知道,这些对局的质量……它们是……(搜寻文雅的表达方式)……很抱歉,它们是非常糟糕的。看一看棋史上第 2 位非正式世界冠军摩菲的对局,他不是让对方兵,就是让对方先,而且在 20 回合内就取胜。那是些车轮战的局,你不能对它们很认真的。摩菲对抗赛的对局要好一些,但是仍然……甚至斯坦尼茨与楚凯尔托特、斯坦尼茨与拉斯克之间

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停顿,清嗓)……当然,理解斯坦尼茨的思维方法是有趣的,因为他领先于他的时代,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对局是……我爱阅读这些古老的国际象棋杂志,因为偶尔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嗯,倒不是什么真正的思想,而只是一些有意思的着法。由于他们的局限性,他们当时觉得非常好的棋,现在你却能以 20 世纪末期的观点予以改进”(笑声)。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反映出卡斯帕罗夫如何批判性地汲取前人的经验,以及阿廖欣的棋艺遗产对其“长棋”所起的影响。在另一次,卡斯帕罗夫说道:

“我认为阿廖欣的对局是最好的,我相当看重它们。当我的棋尚处在‘幼稚时期’时,我就受到了阿廖欣很大的影响。我竭力模仿他的风格。他的棋可以说是宇宙型的。接着,我开始培养自己的风格,当然,这源自于阿廖欣的对局。在这个阶段,我从米哈依尔·鲍特维尼克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我在他的棋校里苦修了 5 年,时间是 1973 年到 1978 年。”

卡斯帕罗夫所说的阿廖欣的“宇宙流”风格,是否与开局着法有关,抑或这个特征仅表现为进攻的模糊方案以及在中局阶段顺势而发的战术组合?且让我们来剖析一下。

在棋史上,棋弈理论家曾认为,开局的目的在于把子力运送到合适的位置上,并乘蓄势之时,去占据棋盘的中心。至上一世纪末,德国特级大师塔拉什这一学派提出新的观点,使当时许多棋手对自己的先入之见发生了怀疑。该学派认为:一旦上述目标实现,即意味着开局阶段的结束,同时,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即中局,掀开了帷幕。

70 年前,阿廖欣以及以后的鲍特维尼克,将塔拉什的观点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指出,开局着法和对局以后的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阿廖欣从第一步起就在考虑如何建立有利局面,并将取得的优势带入中局。在他看来,开局阶段的情况,将决定对局的发展趋势。鲍特维尼克更见深邃,他在分析局面时已不再拘泥于个别开局着法甚至变例,而是将整个开局体系和出现在各种

开局中的典型局面统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在分析一个基本开局局面时,尽管以下还有许多回合未走,他却不仅能对中局阶段那些一目了然的方案做到胸有成竹,而且有时候甚至对残局阶段的变化也已了然于心。

我们这第13位世界冠军对开局问题的处理也正是如此。对此,待读者仔细阅读本书第三章开始的各篇对局评注以后,即会有同样的感受。

卡斯帕罗夫甚至在联赛与对抗赛中选择开局方案时也是这样。一种开局的“录用”决不趋赶“时髦”,它永远取决于卡斯帕罗夫希望在中局所出现的局面。

心理因素的作用,阿廖欣和鲍特维尼克都十分强调。在选择开局着法时,如果对于对手的“口味”多少有点熟悉,卡斯帕罗夫常常避开对手可能要走的“熟路”,偏偏选择对方所不熟悉的变例,以达到出奇制胜的威慑性效果。

“复杂局面是我的领地,”——这是卡斯帕罗夫贯穿于他所有对局中的一个座右铭。自棋坛学步起,卡斯帕罗夫就信奉这一点并始终不渝。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这种信念如何在世界冠军赛中得到体现。尽管经历了重重考验,但他始终信心百倍,从不动摇,并通过多彩的战略战术手段将其思想的精髓凸现于我们的眼前。

第三章 “希望号”之船

在前苏联国际象棋协会组织的众多赛事中,有两类比赛特别引人注目。倒不是因为参赛者都是顶尖儿的超级棋手,这里指的是由一群少年棋手组成的“白色战车俱乐部队联赛”与“少年宫队联赛”。

“白色战车”这个听上去很有点浪漫色彩的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它的宗旨是培养选拔初中学生中的国际象棋苗子。俱乐部章程规定:学员必须品学兼优,才可参加联赛。

当时,每逢一学年中的9月至4月,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队都要展开一系列团体比赛,参赛人数多达100多万,其中,有许多小棋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6月,开始放暑假。经团体赛选拔出的各地冠军队进入最后决赛阶段,争夺“白色战车”联赛的冠军和其它前列名次。

“白色战车”联赛为前苏联国际象棋棋坛输送了许多极有前途的棋手,是那些现分布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的特级大师们的一个摇篮。在这里我们且列举几个名字:安德烈·索科洛夫,1987年上半年国际等级分世界排名第3,同年在利纳雷斯候选人决赛中 with 阿那托里·卡尔波夫争夺向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挑战权;当年来自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一位女生斯维塔拉娜·马特维也娃,后曾获全苏冠军,现为俄罗斯一号女子选手;华莱里·沙洛夫,1995年上半年国际等级分世界排名第3,世界超级棋手比赛——1994年英特波利斯国际大赛冠军获得者。

加里·卡斯帕罗夫也参加了“白色战车”联赛,代表巴库第151